

梦里桃花系列



[香港]岑凯伦

午夜月朦胧

梦里桃花系列

# 午夜月朦胧

●  
「香港」岑凯伦

(宁)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马仲元

梦里桃花系列

午夜月朦胧

岑凯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750001)

新华书店经销: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227—01432—0/Z. 133

---

定价:5.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午夜月朦胧》

僻静的山庄，富丽的洋房，这就是罗雨亭的家。夜深了，他的两个宝贝儿子罗正浩、罗正宇和女儿罗宁才从外面狂欢归来，一眼便看得出，这三个孩子天性虽单纯善良，但却个个傲慢风流，放荡不羁，可他们却个个生得漂亮迷人。

随着对父母亲往事的不断了解，他们渐渐发觉父母的婚姻并不美满。父亲深爱的人并非母亲，他们失望痛苦，纷纷走出这个阴郁的家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母亲死后，父亲终于向儿女们吐露了一直郁结多年的苦闷心声，这使年轻美丽的罗宁对自己的男友韦英杰疑心重重，她深恐自己重演母亲的婚恋悲剧。而真诚善良的韦英杰终于用自己的真诚消除了本质纯洁善良的罗宁的顾虑，接受了他的爱情。

罗宁与英杰深深爱着对方，他们深信未来会甘甜如蜜。

刚过午夜，冷寂的石澳路上疾驰的一辆黑色汽车，只是一刹那间就冲进一幢隐藏在树叶后面的大屋。

大屋建在一个小小的山坡上，树叶后是围墙，中间有个电闸铁门，正缓缓打开。黑汽车像一匹黑豹般闪了进去，是一辆黑得漂亮又有型的法拉型。车上下来的是正字，罗正字，罗雨亭的次子，做医生的罗正字。

他有三十岁，年轻的脸上有丝阴森，有丝怒气，他直冲进二楼第一间卧室。

“你做的好事。”他的声音冰冷而残酷，好像人肉市场的贩子。

卧室正中的床上半躺着一个和他十分相像的男人，那是三十四的罗正浩，他的哥哥。

正浩正在看《花花公子》，听见声音懒洋洋的放下杂志抬起头。

“你。”他的声音也懒洋洋的提不起劲。

“你做的好事。”正字再一次说。

正浩皱皱眉，冷淡的问：“又被女人甩了？”

“是你，”正宇比哥哥正浩冲动，完全沉不住气。“是你让露莎去欧洲的。”

“那又怎样？”正浩瞪着他。

“你明知露莎是我的。”正宇叫。

“兄弟，又沉不住气，”正浩冷冷的笑，极是不屑。“为女人有什么值得吵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正宇涨红脸。

“那个女人太蠢，不叫她去怎么行？”正浩直起上半身，“我叫阿诚押着她去，不能让她出岔子。她有了身孕。”

“你的？”正宇不能置信。

“别傻了，正宇，对女人不能动真情，更不能有手尾。我已经联络好那边的妇科医生，全无问题。”

“你——”

“还忘了告诉你个消息，老头子已同意，下个月中旬我和珍纳结婚。”正浩淡淡的。

“和珍纳？”正宇不能置信，“那个一本正经的女律师？”

正浩又神秘莫测的一笑。

“兄弟，还有好多东西你要学，你的最大毛病是太冲动。”他说。

“你对露莎——”

“阿诚会替我办妥一切，”正浩胸有成竹。“跟了我这么多年，总知道我的脾气。”

正宇想一想，事到如今跟正浩翻脸也没用，哥哥只有一个，而外面的女人却有数不清。

他转身大步而去。

“正字，明晚有餐舞，我们一起去？”正浩的声音还从后面追上来。

他哼一声，把自己关进卧室里。

心头仍然有怒气，明明是他的女人——正浩真是外面人所称的“女人杀手”，他看中的女人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手指缝。像那个珍纳，那么好的家世、那么好的学问、那么严肃的态度，她怎么会肯嫁给正浩的？

心底倒是很服正浩。

楼下汽车怒吼，不用望，妹妹罗宁回来了。今夜她倒回来得早，不到一点呢。

果然碰碰砰砰，罗宁一路上楼一路好像在打拳击，弄出好大的声音。正字拉开房门，看见罗宁半醉的脸。

“又醉了？”正字皱眉。

女人醉了模样儿好看，好诱人，但自己妹妹除外。

“没醉，一点也没醉。”罗宁伸出食指摇摇，“你知道我遇到谁？”

“又一个新的漂亮傻瓜？一头撞进了我们罗大小姐的无情怀里？”正字讽刺。

“别瘀我。”她静了一下，“雷蒙回来，他还是老样子。”

“于是我们旧情复炽？”

“你——带来新婚太太，”罗宁的脸上没有表情，“一个又丑又老又平凡的女人，不知从那个垃圾角落里找出来。”

“哦。原来大受刺激。”正字不放松的再义刺。刚才从正浩那儿受的气全发在罗宁身上。“借酒装疯。”

“我才不会那么没用，”罗宁哈哈大笑，“那个男人能刺

激到我罗宁？如果我要，追我的男人从中环排到筲箕湾。”

“是啊，银行无条件派钱，那么多冤大头吗？”正宇冷笑。

“罗正宇，为什么总瘀我？”她跳起来，一副野山猫的样子。

“我不瘀你也有其他男人瘀你，女孩子家还是检点些好。”

“我有那儿不检点了？”她怪叫。

“叫什么？别吵醒我们三楼尊贵的父母大人，”正宇指了指，“你不想经济封锁吧？”

“别用他们来吓我。”

“你知道正浩下个月结婚吗？”他忽然问。

“和珍纳？”她显然意外，“太妙了，医生和律师门当户对，谁也不比谁高，珍纳又是独生女，罗正浩真有办法。”

“从来没听过风声的？”他问。

“专咬人的狗会叫吗？”她笑。

“他们是谁猎到了谁？到底是谁的胜利？”正宇弄不明白。

“过阵子就知道啦，”罗宁往订上一倒，“那个珍纳，我看她也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有好戏看吧。”正宇笑了。下意识觉得，有人会替他报一箭之仇了。

罗宁没理他，他过去望望，她已睡着了。

正宇对这唯一的妹妹倒是挺不错的，他替她熄了灯，盖上被，拿了自己睡衣就退出去。经过正浩门外，看见正浩仍维持着原来姿势半躺那儿动也不动，仿佛在沉思。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正宇对哥哥是有颇多不满。

“想不想我给点便宜你占？”正浩望他一眼，“内幕消息，有人要捧起一只冷门小股，有没有兴趣玩两手？”

“原来我们罗家大少除了女人，对股票金融倒也真头头是道。心领了，我宁愿医我的病人赚钱。”

“你那些病人。”正浩摆明了讽刺，“如果你不姓罗，不是罗雨亭的儿子，你看看有多少人会来找你？”

“没有什么气不过的，我姓罗，正正鼎鼎大名罗雨亭的儿子。”正宇针锋相对，“你不是也打着姓罗的招牌呢？”

“我靠的是真本事，我赚的每一块钱都靠我的眼光和魄力，姓不姓罗都这样。”

“是吗？”正宇冷哼一声又似笑非笑的，“又有那么多老头子的朋友是你的客户？”

正宇讲完顺手拉上房门，大步冲出了正浩的卧室。他们兄弟永远狗咬狗骨，纠缠不清。

夜深了，石澳的漂亮豪华巨宅里的灯全熄了，罗家上上下下都进入了睡乡，夜，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宁的。

早晨，正宇上楼看见父母，正浩和昨夜酒醉的罗宁都坐在早餐桌上。

在父母面前，他们都是另一副嘴脸，正经、认真的诚恳听话的。

“早，爸，妈咪。”正宇叫，“大哥。”

“昨夜回来得太迟。”母亲问。

“十二点以前已到家，大哥看见的。”正宇说。立刻看正浩一眼。

正浩不出声，罗宁却抢着说：“是啊！我跟二哥还聊了一阵呢。”

母亲于是安心的用她的早餐。看报纸的父亲放下报纸。“昨天股市低收，今天你的意见怎样？”他的视线放在正浩身上。

父亲比较重视长子，何况正浩继承了他的衣钵，子继父业，把父亲一手建立的财务、地产及轮船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看今天还得跌。”正浩一点也不犹豫，“以我的预测，跌势未尽。”

“嗯。我也这么看。”雨亭颇为满意，“继续看着个股市，这两天是关键。”

“是。我会。”正浩笑一笑。

兄弟俩他长得比较正派，又对父亲言听计从，很得宠爱。正宇比较爱动比较花弗，至少外表上看来如此，三十岁了还完全不定性，虽是医生，也给人以轻佻感觉。

雨亭的口禅是“正宇被母亲宠坏了。”至于罗宁，因为是女孩子，管教比较松，养成她任性大胆妄为的毛病，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

早餐后，各人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即使这么爱玩的正宇，也乖乖的回到医务所。因为他知道，若不如此是过不了父亲那一关的。

“阿宁，”知女莫若母，“昨夜又喝酒？我闻到你身上的酒味。”

“那儿有这回事？昨夜我不知道多乖，一早回来陪二哥

聊天。”

“你能一早回来，太阳打西边出来。”母亲说，“等会陪我去中环珠宝行看看。”

“不行，我约了人。”

“别人生女儿有个陪伴，你却总是不能陪我。又约了谁？”

又约了谁？当然没有。香港叫得出名字、看得上的男士们都怕了这位罗家大小姐，谁能吃得消她呢？

罗家两兄弟都清秀端正，偏偏这唯一的女儿却平庸普通。加上她的作风，她的脾气，她的个性，谁敢做她的男朋友呢？

“不告诉你。”提起心事，罗宁立刻烦躁，又不敢在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总之我约了人，等会儿就出去。”

“我不管你去哪儿，总之别再替我丢脸！”母亲警告，“还有，晚上回来晚餐，你爸最讨厌在晚餐桌上见不到人。”

罗宁脸一沉，粗着嗓子说：“我丢脸，你们别认我就是。”她最忌最恨母亲常说她丢脸，“我的事你们别管。”

“如果你不是我女儿我才不管，”母亲也气了，“想想看你的所作所为，你——”

“不许再说。”她涨红了脸拍台而起，“丢脸的总是我，你们也不出去打听下，正浩、正宇就好争气了吗？你们糊涂而已。”

“不许诬赖哥哥。”母亲喝。

“正浩把正宇的女朋友肚子搞大了，去欧洲堕胎，全香港的人都知道。”她叫。

“你——胡说。正浩是最正派，你恶意诽谤自己哥哥？”母亲气得发抖。

“不信你自己去问。”她冲出门。巨大的跑车声浪一下子冲远了。

母亲没有去追门正浩的事，因为正浩和大家闺秀、门当户对的女律师陈珍纳结婚了。

罗家虽宝贵却不夸张，不像香港有些 New Rich 的暴发户嘴脸，务把些喜庆宴会弄得全城皆知，像作 Show 一样。

他们也请了上百桌，却没请记者，所以婚礼尽管豪华却也没上八卦周刊。

“是你聪明，不选欧洲。”正宇对罗宁说：“他怕撞到露莎。”

“错了。罗正浩会怕撞到区区一个小女人？他讨好珍纳，珍纳以前在美国念书的。”

“美国念法律怎能在香港当律师？”正宇怪叫。

“人家没说开业，有个律师头衔又是罗正浩夫人已经够了。”

“最蠢是你！”正宇瞪妹妹一眼，“美国住了五年，狗屁文凭也没一张。”

“要文凭做什么？我才不稀罕买的。”她也有她硬骨头的一面。

“不稀罕！看人家陈珍纳的文凭嫁妆，谁不叫好。”正宇说，“你是湿水炮仗，最蠢。”

“为什么你今天不出去跑？”罗宁问。

“约了老头子。”正字指指头上。

“又有什么鬼花招？”

“等会儿你自然知道。”正字面有得色。

在晚餐桌上，永远都是父慈子孝的场面。

“爸，有点事我想跟你商量。”正字一本正经的。正经得罗宁想笑。

“嗯。”

“医务所在九龙，隧道交通非常不方便，我想——能不能搬到九龙去住？”

“什么？”罗雨亭抬起脸，未语先怒，“你就想搬出去胡作非为。什么方便不方便，这绝对不是理由。”

“爸爸——”

“不许再说。想搬出去就别姓罗。”雨亭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正字。”母亲直打眼色，“你前两天不是说有个什么投资计划吗？”

正字心有不甘，又不敢在脸上表示不满，对母亲的话没有反应。

“什么投资计划？！”雨亭追问。对于投资做生意他永远有兴趣。他的嗜好是令他天文数字的财产每天再作几何级数的增加。

“这样的，”母亲是永远打圆场的人，也永远包庇子女。“正字说他和几个朋友有个很大的投资计划，看看可有办法在香港的公海开一间赌场。”

雨亭盯着正字好一阵子，盯着正字心中发毛，这个计划

也不过是几个朋友酒后胡言而已。

“政府会批准吗？”雨亭居然这样问。

“这——我们正在查询，”正宇吸一口气，令自己看来更正经。“现在只是初步计划，一切还没有成熟，待一切有了眉目，我会把计划书交给你过目。”

雨亭没出声，这是满意的表示。

“只是——这不是正行生意，适合我们罗家做吗？”母亲问。

“什么正不正行？”雨亭瞪老妻一眼，“前年大富豪夜总会的股票几乎上市呢。”

餐桌上有一阵子沉默。

“阿宁，你一天到晚游手好闲，玩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我看你不如到公司帮忙吧。”雨亭忽然担出来。

“我？帮忙？”罗宁又是意外又是惊喜，更受宠若惊。父亲从来没有重视过她。

“是。想想看，你喜欢做什么，不必懂，我会安排人帮你。”雨亭淡淡的说：“总比闲在家里好，精神有个寄托。”

“大哥管财务金融，我又不喜欢管地产，太烦。或者——我去轮船公司帮忙。”

“好。明天你跟我去公司，看看你喜欢那个部门，自己选吧。”

“你最好选个轻松的，免得弄乱了生意。”正宇说笑。

“我选总经理。”罗宁笑。

“做助理总经再，”雨亭似乎把一切计划好了，“什么都可以管，什么都可以学，只是到了公司不许发小姐脾气，跟

韦叔叔学做事。”

“那一个韦叔叔？”罗宁问。

“韦英杰叔叔。”母亲帮腔。

“啊！那个头都秃了的韦叔叔。”

“不许没礼貌。”雨亭正色说。

晚餐是在愉快气氛下结束的。正宇有约会外出，罗宁反常的留在家里，或者明天有个工作令她兴奋。

“我要为自己设计一个形象。”她对母亲说，“一个女强人的形象。”

“明天我会打电话去仙奴，要一系列套装，”她想一想，“不，仙奴不行，或者我穿太老气，等我考虑一下，或者——明天到公司之后，我到置地去转一转，挑选一下。”

“你到底去公司帮忙或是时装表演？”

“或者自己飞去欧洲，对，就这么办，”罗宁愈来愈兴奋，“找名师设计。”

“随你喜欢，”母亲笑，“只要你不淘气，别出丑就行。”

“又说出丑——”她变了脸。

“你自己不出丑就没有人会说了。”

今夜罗家巨宅很静，没有深宵的跑车怒吼。罗宁没出门，正宇没回来。

不回家的正宇已成了习惯，只要雨不问，也没有人会提，谁都不想找麻烦。

罗宁跟着雨亭到罗氏属下的轮船公司。公司规模不算太大，也拥有二十多艘船。韦英杰个沉着能干的中年人，在两年前船业低潮时他也能维持公司的运作，目前船业复生，

公司当然大有可为了。

五十出头的韦英杰平实普通，貌不惊人，罗宁没把他放在眼里，也不过一个替父亲打工的人而已。

在雨亭面前，她还颇有礼貌。

“韦叔叔。”她叫。

“叫英杰就行了！”他说，“希望你在这儿工作愉快。”

“让她从基层学起，不要对她客气，”雨亭说：“助理总经理是什么都要学，都要懂。你要听韦叔叔的话。”

罗宁笑起来。

她满意的是助理总经理的头衔。正洗刚进公司时也是这样的。

雨亭并没有偏心。

雨亭离开之后，罗宁留了下来。

“你先坐我办公室，”韦英杰说，“我立刻叫人替你布置新办公室。”

“好。”她当仁不让的在英杰的位子坐下，“我的办公室不要那么死板，要像个女强人的。我要粉红色。”

韦英杰微微皱眉，随即展颜而笑。

“好。”他转身离开。

“喂，我现在要做些什么？”他叫嚷。

“你可以先看档案。如果你愿意，我带你去各部门熟悉一下。”

“OK。”她站起来。

看档案多闷，她宁愿四处走动了。

整个公司有一百多个职员，她全没留下印象，因为没有

一个标青的。也就是说，在她眼中，没有一个好看，没有一个入她法眼的。

她有些泄气。

“就这些人了？”她坐在英杰的办公桌上问。

“是。我们这儿不能跟正浩的公司比，他那儿人比我们多一倍。”英杰说。

“我不喜欢股票、地产，太烦。”她说：“我想到中环一趟，下午才回来。”

“好。”

“有司机送我吗？”她问，“我没开车来。”

“你等一等，我去问问。”

英杰去了几分钟就回来。

“汽车预备好，在停车场等着等，”他说：“我让秘书送你下去。”

拿起皮包，她大莫丿样的离开。

秘书把她送到一辆黑色宝马车边。

“请上车，罗小姐。”

她谢也不谢的就坐上后座，立刻吩咐前面的男人。

“中环置地广场。”

那男人也没出声，默默的把车开了出去。

车上无聊，她打量着车。是个旧款宝马五二〇，不过车身抹得很亮，当然啦，这是司机的工作。只是她堂堂大小姐，让她坐这等车有辱身分。

“公司只有这辆车吗？”她没好气的问。

“韦先生有架平治。”前面那人说。